四庫全書

史部

楊文忠三錄卷七

明 楊廷和 撰

辭謝錄三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陳情懇乞聖恩早賜放歸田里事臣于去年十月到京具疏乞休節該欽奉聖旨宜即日入閣照舊供職再不必辭欽此時聖駕在外未敢再辭已于十一月二十日到任勉强辦事已經三月緣臣

稟賦素弱年少之日疾病交攻前年丁憂回家經營先
臣喪事益覺衰憊繼後奉召來京沿途衝冒風雨兼程
前進舊疾轉加近日以來心煩咯血四肢麻木耳鳴重
聽兩目昏花言出于口輒自惶惑心有所念旋復遺忘
首丘之情日以迫切藥餌時進猝未見功竊伏自念臣
材不逮于中人位已登于極品力小任重福過災生貪
冒寵榮積成罪戾滿盈招損理勢固然若不自陳退休
誠為有負委任伏望皇上俯察愚衷早容致仕榮禄既

謝則究青自輕心志既安則醫藥自效自今以往或得少延殘喘休息林泉皆陛下生成之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來朝廷尤切倚注豈可屢次引疾求退宜即出供職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切祈恩早賜放歸田里事臣近者疏乞休致節該欽奉聖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來朝廷尤切倚注豈可屢次引

疾求退欽此拜讀溫綸且感且泣竊念臣之事君必欲盡其義上之使下必欲體其情臣以衰病虛羸困伏枕席一聞大行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大喪呼天號地無所逮及義不容于不出悲痛之餘舊患轉劇飲食減少醫藥無效朝夕思念惟望生還情不容于不退況臣德不稱位名浮于實自承召以來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餐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內自省循實孤倚注遷延既久罪戾愈深皇上雖曲賜優容神明將

默加譴責式至纒綿不起終為自負聖恩伏望俯垂鑒

照特降俞音憐其哀苦之鳴俾遂首丘之願臣生而自

慶當曝背于田間死若有知亦感恩于地下臣下情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祈請之至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一

日奉聖旨朕以卿累朝耆德方切倚毗況兹多事之時

正宜盡心匡輔何乃屢疏固求休致宜照前旨即出供

職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激切陳情懇乞聖恩早賜生還

事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顧承優詔慰諭過情寵以耆德之褒責以匡輔之義伏讀感泣不知所云謹瀝血誠再干洪造九重之聽雖以屢瀆爲嫌匹夫之情期于得請乃已竊念人臣事君必精力強健而後能興起事功必神志安和而後能展布自効臣以蒲柳之質百病交攻寒熱往來怔忡眩暈耳目昏瞶手足頑麻步履艱難語言謇澁精神恍惚事多健忘喘息苟存奄奄待盡若復忍旦夕之命叨冒寵榮策瘖瘠之軀勉強長路顛蹶

自取罪戾彌增豈惟孤累朝眷遇之恩抑亦負皇上倚毗之意況今忠賢在位壽俊滿朝臣之才識不足為有無臣之進止不足為輕重陛下勉而留之既不得乞骸以去又不能力疾以出困伏枕席日益沈痼死而後已悔其可追伏望特賜矜憐許令休致幸得生還鄉里庶幾調理殘軀凡桑榆未盡之年皆天地曲成之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祈請之至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既為朝廷倚

注正宜以身體國豈可累求休致著鴻臚寺即催出供
職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辭免恩賞事昨日欽蒙聖恩賞
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及臣各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
新鈔三千貫聞命之餘惶恐無地切念臣自正月十四
日患病填註門籍至二月二十二日恭聞大行慈聖康
壽太皇太后崩逝于二十三日力疾趨朝拜聽遺誥當
即隨衆散出梁儲等題銘旌之時臣實不與誤蒙厚賞

心切未安伏望聖慈俯垂鑒察將前項賞賜等物收回
內帑以待有功臣下情無任激切惶恐之至謹題請旨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日深伏枕陳情懇乞聖恩
早放生還事臣稟賦素弱早年多病初不自料得至今
日兼智識庸下才力綿薄亦不自料得至今官際遇聖
明誤蒙擢用官登一品年至六十福禄過分神明降灾
自去冬以來百病交攻兩耳重聽頭目昏暈手足頑麻

咳嗽吐痰鮮血交下累次陳乞休致節蒙温旨慰留又
命鴻臚寺官宣諭催出天地之大雖曲賜于生成蒲柳
之質實難堪于負荷近日以來又感冒寒疾發汗過多
氣體益虛精神益耗困卧枕席以日為年醫藥無功飲
食少進家鄉萬里夢寐常懸反復思惟情實悲痛竊念
人臣事君受一日之祿則任一日之事當一事之任則
盡一事之職臣自復任之後供事未及兩月在告且已
半年歲郊時享有事如看牲分獻陪祀諸大禮皆不能

隨駿奔之列太皇太后大喪如題銘旌上謚冊諸大事亦不能與執事之勞飽食深居虛縻厚祿欲出則不能欲去則不得氣息奄奄坐以待斃曠官廢職一至于此傳之天下將謂陛下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以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上之用臣徒取其備員不責其實效而臣之事上徒志于富貴不顧夫死生其於聖上知人之哲所累誠不小也伏望特垂睿眷早賜生還使得延喘息以歸故鄉委殘生以還造化臣之感恩荷德雖

九泉亦不能忘也臣下情不勝激切哀鳴瞻望祈請之
至正德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卿偶有微疾宜
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以副朕倚毗至意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迫切懇乞天恩早放生還
事臣近上疏乞休未蒙俞允特遣官醫前來調治又遣
内臣頒賜蔬米等物伏枕聞命且感且泣天高聽遠下
情莫通積病之餘益增憂苦切念人君使臣不强其力

之所不能人臣事君必審其力之所能盡臣以庸劣叨

冐榮寵已四十一年隨侍陛下春宫至今二十二年矣

德薄厚饗福過災生百病交攻日甚一日炎暑長天困

卧床褥奄奄待盡以日為年數月之間疏凡五上沈痼

之狀前已備陳見今痰氣喘急起坐艱難遍體皆痛虛

汗不止蓋枯朽無發生之望衰頽無再壯之期惟圖暫

息于林泉庶或少延于殘喘況不退一日則受一日之

禄抱病一日則曠一日之官無功而受禄神理之所不

容受任而曠官物議之所不免陛下既用之于少必將優恤其老既寵之于始必將保全其終萬一强而留之決未能出徒使久註門籍而稱號朝官長卧私家而冒支官廪憂鬱日積灾眚日增或至輿尸而還豈不顛沛道路臣之庸愚不知量力自處以至于斯固不足恤竊恐於陛下知人之哲保全之恩兩有所負也情苦辭切不知所云伏望天光下照大德好生體臣控訴之至情驗臣衰病之實跡特垂矜憫早放生還則臣之一身自

首至踵毛髮齒骨皆皇上之賜也臣下情不勝激切哀
鳴之至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卿之名德
簡在朕心正宜以身體國用副倚毗至意豈可偶因微
疾累疏求退宜更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再不必辭吏
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陳情懇乞天恩早放歸田
以全生命事臣自今年正月以來舊疾舉發又患傷寒
塡註門籍在家調理前後且半年矣奏疏屢陳俞音未

下五月二十五日欽蒙聖恩遣太醫院院使施鑑院判盧志前來看視診得臣六脉虛數見患痰嗽咯血頭暈脊疼手足頑麻耳鳴眼昏脾胃虛弱等症日毎用藥調治六月初五日又蒙遣鴻臚寺卿張昱親詣臣家到臣卧榻看臣病勢驗亦相同體恤之念至再至三保護之恩如天如地伏枕叩謝涕泗交流顧臣何人得此榮遇毎感激以自誓將圖報于終身何忍違天日之光就丘園之陋舍卿相之貴伴田野之夫但病根已深病勢日

重昨于二十五日早陡然昏迷眩暈狀如痰厥良久方醒呻吟困憊度日如年既不得陳乞以去又不能勉强以出皇上將欲寵之而無受寵之地將欲用之而無効用之力譬如春生之化枉費于枯株雕刻之功難施于朽木生為尸素之官死作遊魂之鬼言念及此實自悲傷臣又竊念閭閻小民皆以親喪為自盡以送死為大事前日太皇太后大喪天下臣民如喪考妣奔走哭臨率土皆同臣身為大臣職居禁近自初喪以至發引乡

是卧病之日自須詰以至祔廟曽無分寸之勞偃息在
床背若芒刺此又臣之所以惕然内省心口自訟者也
伏望皇上憐臣懇切之至情念臣衰病之實跡早降恩
綸放還鄉里將見播之大廷傳之天下皆知皇上優禮
舊臣保全終始直與古之聖帝明王同符合德真清朝
之盛典後世之美談也豈獨臣一人一家之私感而已
邪臣下情不勝激切哀鳴之至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一
日奉聖旨朝廷倚任舊臣共圖治理卿豈可偶因微疾

固求休致宜勉遵前旨更加調理亟起供職再不必辭

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病苦陳情懇乞天恩早放生還事臣以衰病乞休疏凡六上詞已窮矣情已盡矣誠不足以格天信不能以自達哀鳴雖切聰聽未回控訴雖勤俞音未下近于六月二十九日又蒙特遣鴻臚寺左寺丞翟宗仁親詣臣家驗臣病勢此蓋知周萬物而體念尤切道濟天下而曲成不遺臣雖捐軀亦未能報臣

妻因憂勞之餘積成衰憊兼以傷寒之後出汗過多遂至痰火上攻精神恍惚飲食減少氣體益虛夢寐之中或作譫語影響之疑便生驚悸藥常在口身不離牀似無平復之期敢有生還之望然而下愚不移匹夫自信猶將呼天號地懇懇祈請者貪生之念未忘首丘之私固在也竊念遠方細民凡有情事未伸者皆得赴愬于上而臣近在左右顧不得自言其情聖明寧不照察之乎每歲審録凡有情可矜疑者尚欲為之展轉求生而

臣以乞歸未得乃將至抑鬱而死聖慈寧不憐憫之乎除于本月初一日已移咨吏部照例住俸外用是備瀝愚衷再伸前請伏望皇上普容光之照施大造之仁查臣節次陳奏之情出于真切宥臣積年尸曠之罪許以生還則桑榆未盡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賜也銜環之報縱莫効于生前結草之圖當不忘于死後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憂苦激切哀號冀望之至正徳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奉聖旨大臣之義當以身體國今四方多事卿

豈可屢次引疾決求休致宜照依前旨更加調理亟出供職以副倚毗至意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辭免恩賚賞賜事該兵部送到謄黃欽奉手勅朕親統六師勦除外寇平靜四方內閣官運籌定議協力成功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還廕他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欽此臣聞命之餘不勝慙悚竊念臣于去年六月中恭承召命以八月初三日啟行赴京至

陜西地方聞聖駕有北狩之行又至天津一帶聞天兵有破敵之捷臣卧病舟中且疑且懼謂陛下屈萬乘之尊臨邉塞之險違兩宮之養親矢石之勞此臣子之深憂天下之大慮也所幸祖宗功德之厚深入人心陛下勇智之資本于天授致兹克捷事非偶然今日論功行賞之時遂有一視同仁之舉臣官非將領責異本兵前日幃幄之籌無所參也進止之議無所聞也奔走之力無所效也剿除之功無所與也卧病牀褥乞歸未得乃

誤蒙陛下賜以無功之祿加以無名之賞傳之天下則天下騰議曰此不能分主之憂而欲貪天之力者也聞之將士則將士解體曰此以文墨之士而冒我介冑之功者也不惟大拂乎人情抑亦有虧于國典展轉思念實切驚惶所有前項恩賚賞賜斷不敢受伏望俯察愚衷俯同成命非分之福既去則無妄之眚自消臣感恩佩德過于受賚受賞萬萬矣臣下情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激切陳情懇乞天恩放回致仕事臣自去歲春初至于秋盡因疾在告屢疏乞休素行不足以取信于時微誠不能以自達于上哀鳴雖切聰聽未回勉出供職又復踰歲簿書從事廩禄虛糜曾無輔導之功以酬高厚之德職隨病廢病與日增見今鬱火上攻痰中咯血耳目昏瞶步履艱難借聽而有聞扶掖而後進志有餘而才不逮心欲强而力未能每一思之愧汗交集竊念朝廷之委重于臣必將責其實用人

臣之受知於上必欲盡其常職職業未盡不敢安其居績用無成即當聽其去此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大節也況廟堂實具瞻之地孤卿非養病之官愚臣本以積勞而致疾過寵而生災若復遷延歲時必至顛沛道路孽由自作悔其可追不惟自失進止之宜抑亦上負倚毗之意伏望皇上察臣再三之奏出于至誠憫臣煩瀆之情本于迫切特賜允俞放歸田里使得優游林下歌咏太平則臣自今以後未死之年皆陛下再造之賜也臣

愚無任願望祈請之至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奉聖
旨卿輔導年深德望隆重朕心簡在方切倚毗豈可偶
因微疾累求休致宜即出供職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陳情懇乞天恩早放生還
事臣先後乞休疏凡十上天高聽遠未奉俞音情竭詞
窮徒含憂苦竊念臣叨際聖明誤蒙簡用歷官一十四
轉受任四十二年祿賜贍于一家恩封及于三世庸材
小器初不自料得至今官多病早衰亦不自料得至今

日正欲勉驅駑鈍少効涓埃奈何福過災生病隨日甚
供事之日少在告之日多廩餼虛糜俸錢冒受一日不
去則曠一日之官一日曠官則重一日之罪隱忍而不
以自訟是謂之欺於心含昧而不以自陳是謂之罔于
上欺于心則不能盡輔導之職罔于上則何以副倚毗
之意言念及此天鑒寔臨仰惟皇上曲成萬物體悉羣
情不知何所取於臣而不聽其去何所棄于臣而不恤
其愚邪伏望聖慈特垂睿覽憐其懇悃早賜生還則臣

雖草野閒居亦是瞻天之地死生自誓敢忘報德之誠臣無任激切哀鳴泣血祈請之至正德十四年三月某

日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辭免恩命事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節該欽奉手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加特進欽此臣聞命之餘驚惶無地竊念臣以衰病乞休未蒙俞允勉强供事又復踰時謀慮不達于事宜議擬未諧于宸斷因循官守以日為

年慚愧班行以榮為懼豈意温綸之下猥承特進之加此在散官號稱極品因考滿而受斯謂有名若幸會而得則為非分是蓋欲求退而反進將自損而更益豈不重增疢疾倍切憂危伏望聖慈特垂睿鑒收回成命俯徇下情庶得身心少安暫圖犬馬之報臣愚不勝激切感戴之至正德十四年七月某日奉聖旨卿清德正學體國忠誠功在朝廷望隆中外特加勳秩用示優崇宜勉承恩命益勤匡輔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回話認罪事節該吏部題為印
信事伏奉聖旨楊廷和推舉同鄉劉春替李遜學已有
旨著另推如何日久不推著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聞
命之餘惶愧無地臣先因內閣缺專管誥勅官員查得
舊例多係挨次推用以此將南京吏部尚書劉春會同
推舉劉春委係四川重慶府人與臣同鄉一時愚昧失
於迴避及奉聖旨另推自合遵命即便另推為當又因
近來文書浩繁辦事不給兼以精力衰耗神昏健忘以

致日久未推稽誤遲延罪當萬死伏望聖明俯察愚衷擴天地之量寛鈇鉞之誅臣下情不勝感恩戴罪之至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既同話認罪罷不必在懷便急出辦事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陳情懇乞天恩放回致仕事臣遭際聖明濫竽内閣一品歷俸亦既九年屢疏乞休未蒙矜允勉强供事因循至今疾病日深衰頹日甚痰嗽喘急眩暈健忘每趨朝過門步履蹇澁必扶掖而

後進凡對人言語聽聞恍惚多再問而後知兼以器局
迂愚才識庸下圖報雖切而宣力未能持論雖多而成
功則少老疾之狀衆所共見情迫于中不容于不退也
瘝曠之罪自知甚明義之所在不可以不退也竊念葵
藿尚有傾陽之誠犬馬亦有戀主之意臣雖至愚比之
草木鳥獸稍有知識仰承覆載之恩未効涓埃之報豈
忍遠違光寵甘處林泉但以情不可强義不可乖難强
而强之必有顛蹶之虞當退而不退必有負乘之咎見

今朝覲考察州縣卑官倉庫小吏老疾者必退不職者必黜非徒以懲戒於既往抑亦以風厲於將來況朝廷為四方之極大臣乃百官之表臣所居者何官所任者何事顧以老疾而不去瘝曠而備員已且内愧人其謂何伏望皇上特垂睿覽俯鑒愚衷憐懇切哀鳴之情全始終優禮之義許退休于田里得調養于餘年則自頂至踵皆受恩之地自生至死皆感恩之日也臣下情無任激切祈請之至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奉聖旨卿

忠誠體國德望兼隆值今四方事殷謀猷賛畫勞績弘
多朝廷方切倚毗豈可累疏引疾求退宜照舊供職以
副朕懐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陳愚悃辭免恩命事臣近以
九年考滿節該欽奉手勅著支大學士俸還與誥命復
遣內臣李榮柱臨臣第特賜臣寶鈔五千貫白金五十
兩彩段四表裏羊三隻酒三十瓶卓面五張者天光下
濟霑澤曲流銜恩未酬以榮為懼切念臣自復任以來

三年于此卧病之日十常二三報稱之勞百無一二衰頹日甚瘵曠愈深屢陳乞休之章未奉允俞之旨每欲再申前請顧以時事方殷清蹕未旋私情猶阻勉强就列荏苒踰時猥及考滿之期誤受非常之眷楮頒内帑饌錫天厨上尊養羊絡繹載道白金彩幣絢爛充庭拜受之餘戰兢無已竊以誥命之賜貴及重泉顯揚之恩加于三代實慰私願敢復他辭惟是受稟于官義當計功而食伐檀啟素餐之誚負乘有致寇之灾臣今忝竊

穹階已叨厚禄若更兼支五品益重汗顏大約五品一年之俸可為一家八口之供當財用匱乏之時正上下節省之日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省儋石官有儋石之儲伏望聖慈收回成命令臣仍支舊俸少安芻秣之情庶幾恪守官常暫効涓埃之報臣下情無任懇切祈請之至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奉聖旨卿宏才碩德望實素隆弼亮忠貞朝廷倚重一品九年特崇恩禮用酬勞勩卿宜勉遵先朝成命以副朕眷注至意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此疏十五年七月內進時先帝南征久未得命今上登極後乃得旨新政之初首蒙褒諭衰病餘生其何以為報邪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自劾不職請賜罷黜以彰新政事臣聞之為政莫先于擇人擇人莫先于大臣大臣之黜陟既公然後百官之賢否可得而理也百官之賢否既明然後庶事之規模可得而正也臣資性迂愚器識庸下既無格心之學又乏救時之才輔政數年畧無寸

補丁憂去任再召還朝屢疏乞休經年卧病未蒙俞允益重愆尤于時四方靡寧百度多闕軍民困苦怨讟流聞揆厥所由皆在臣下臣當大臣之位為百官之首非臣之咎其誰之咎也恭遇皇上當繼統之初操威福之柄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正百官以正萬民闢四門而明四目遠近有中興之望華夷仰麗正之輝惟是進退人才關係最重有如臣者黜罰宜先伏願陛下察臣懇切之情宥臣瘝曠之罪即日罷臣職任遣歸田里則臣之

負恩于先帝者可以少贖懷慙于端揆者可以少釋旣以彰聖治而開賢路又以儆有位而懲無良朝廷之政令自此而一新天下之觀聽自此而一改臣雖在田里得見太平陛下之為賜大矣微臣之為幸多矣臣無任懇祈誠請之至正德十六年五月某日奉聖旨卿在先朝隨事納忠嘉謨令譽播在天下比者受遺定議擁護匡持除奸剗弊備竭勤誠有功宗社朕圖新治理方切倚毗卿宜展布四體共致太平用副朕眷注至意所

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老疾陳情懇乞天恩休致事臣自近年以來齒髮漸改疾疢愈加志氣昏沈精神萎憊耳已迷于聽應目久暗于玄黃數月之間勉强供職武宗皇帝奄棄臣民雲雷方屯水火相息臣才非通變而值改革之時德不及人而當經綸之地憂惶之甚劇若飲氷機緘之難危於臨敵既無涓埃之助敢言退托之私幸逢陛下嗣大歷服乾元資始離照重明葵藿之誠

向日雖切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况勵精伊始而臣以衰病廢其官賢俊滿朝而臣以老朽與其列審已則宜退量力則不堪若更仰戀明時坐俟終日恐萬幾有叢脞之患三孤為瘝曠之員伏望聖慈憐臣懇切之情遂臣休退之願使得優游田里歌詠太平則臣未盡之年皆感恩之日也臣下情無任感激祈請之至正德十六年五月某日奉聖旨卿忠清公正德望素隆翊戴勤勞功在社稷朕初嗣位方切倚毗豈可暫離左右今乃屢

疏引疾乞休元臣體國之義恐有未安鴻臚寺便往諭

朕意即出供職以副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乞天恩俯憐誠悃容令休致

事臣聞力不足者中廢老將至而耄及昔誦其語今驗

諸身臣積老而衰積衰而病今年轉篤入夏彌加昨具

短疏上陳冀蒙俞旨下允豈意天言曲獎聖澤洪流伏

讀再三憂惶萬狀臣有何德而稱以公清忠正臣有何

功而許以翊戴勤勞屢遣禮官趣令供職責以體國之

義歆其報德之心顧名實之有乖致罪戾之益重已且內愧人其謂何竊念明良相逢古今盛事當聖明臨御之日正臣工勵翼之時臣以菲才謬膺重任置諸左右寔資啟沃之勤委以腹心莫副倚毗之切雖竭駑駘之力以驅末路畢桑榆之景而奉休光分所當然死亦何避但病隨年至身與願違匍匐未能支持不可因循既久瘝曠愈深不惟自負于初心抑且有妨于新政仰祈睿鑒俯察微誠賜骸骨以全歸永荷生成之造視手足

以相待能忘舞蹈之誠臣下情無任懇切祈請之至正

德十六年六月某日奉聖旨卿輔翊朕躬勳德隆重

精忠直節中外共知屢次引疾乞休已有旨再四慰留

況今更化之初機務日殷方切倚任宜仰體眷懷亟出

供職用副平生愛君許國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陳情懇乞天恩休致事臣

聞事君以忠期盡瘁而勿恤不能者止懼陳力之難勝

臣以菲才遭逢盛世歷任一十五轉在官四十四年猥

蒙四朝之恩久玷三孤之位自從召起臥病上請者凡十二章今事聖明陳辭懇乞者亦已三疏數蒙恩詔曲賜慰留申命禮官枉臨宣諭竊念先帝之山陵未舉皇上之哀慕方深强扶衰羸黽勉從事遷延彌月轉益舊痾雙目漸昏難奉十行之札兩耳重聽罔裨四達之聰陛下之眷遇方隆而臣之筋力已耗太平之氣象日盛而臣之福澤已盈敢貪廊廟之榮實切山林之想况老當致仕非以為名而病冀得閒本其至願伏望聖慈早

賜俞允懸車授杖永懷周澤之隆擊壤耕田載頌堯仁之庇臣無任激切懇請之至正德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奉聖旨卿累朝元老德望素隆翊戴贊襄功在社稷朕心簡注士論咸歸今方勵精圖治虛懷倚毗宜益竭忠誠展布四體助成維新之化豈可屢疏引疾遽求休致鴻臚寺官便往諭朕意即出供職以副中外之望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以正綱常

昭典禮事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為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等之所當遵者也諸司之所言者皆臣等之所當行者也況典禮之大義綱常之大倫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正其言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慈壽皇太后懿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戰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

私恩矣後乃再奉詔旨欲於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等聞命驚惕不敢奉行隨即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于君取罪于己哉誠以典禮所係不可壞之於聖朝綱常所關不可廢之于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烟徹于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修皆可誅夫生莫逃于公議死莫逭于天刑何也蓋人臣事君不以禮議禮不以正之鑒戒也臣于今日其敢效尤尤而效之罪又甚矣臣等縱不足惜奈陛下虧損聖

德何聖旨謂卿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
又令臣等不必拘于史志臣思自古帝王入繼大統皆
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之恩哉而儒者
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統身無
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者謂之典禮典
禮一失綱常以隳拂萬方之心起萬世之議豈聖人以
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
月之在天不可以晦翳譬如江河之在地不可以壅塞

自三代至今日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為一代自一代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臣素有病疾久欲歸休近日以來耳日重聽目日昏暗牙齒動搖肌膚消鑠道當止於不可力亦病于不能伏望聖斷策免還家則微臣進退之義既明而朝廷始終之恩益篤矣臣無任激切祈請之至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卿屢朝舊德譽望素隆翊戴朕躬計安宗社輔導初政竭盡忠誠朕嗣大統

猶未踰年方切倚毗共圖至治豈可以微疾遽求休退所言典禮當委曲裁處宜亟出供職以副眷懷所辭不允該衙門知道

楊文忠三録卷八

明 楊廷和 撰

辭謝録四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辭免恩命事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節該欽奉手勅朕入繼大統頼爾内外文武勲戚大臣定策并迎立各宣忠悃保安社稷令山陵及徽稱大禮事畢宜加殊恩以答元功大學士楊廷和

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
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食禄一千石餘官如故俱仍
在内閣辦事欽此恭惟陛下聰明睿知毓德潛邸以憲
宗皇帝之孫遵太祖皇帝聖訓奉武宗皇帝遺詔昭聖
慈壽皇太后懿旨嗣孝宗皇帝之大位承累朝列聖之
大統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即位以來更化善治有繼志
述事之大孝有撥亂反正之丕烈雖夏啓之敬承周宣
之中興未可同日而語也臣以庸才叨居重任攀鱗附

翼既自幸於逢時僭爵析圭敢希榮于延賞在小人有乘器之戒在臣下可貪天之功猥蒙聖慈特加甄録賜以元功之寵假以定策之名三復綸音萬倍兢惕伏望俯察愚衷收回成命俾臣仍守舊官供事數月庶幾身安而慮以舒惕出而咎可免其為賜實多受恩實大矣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嘉靖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卿累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朕躬計擒逆賊潛消禍變中外乂

安功在社稷朕嗣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用副朕倚毗至意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再陳情悃懇辭恩命事近奉手勑加臣封爵臣具疏辭免未賜允俞心切未安神如有失臣聞無非常之功難受非常之賞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以封爵之典而加儒臣非常之賞也以論議之官而享世禄無妄之福也臣何人斯際茲盛事伏念

臣供事內閣歷有歲年中遭權奸相繼擅政事多至于
變亂心徒切于臣持服滿召起之後奸黨愈熾政令所
出不忍見聞臥病乞休疏凡十上私情未遂隱忍班行
錢寧張銳每每假傳上令脅制外庭期于必行以竊威
柄每日票本擬進徑從豹房改出臣與大學士蔣冕毛
紀隨事執奏多不奉行以此奸權切齒必欲中傷遂於
先帝親征前二日揑寫聖旨令臣回話臣私竊自慶以
為因此罷歸鄉里庶得免於陷穽乃復半夜傳旨慰諭

勉留聞命之餘益增悲苦去既不得遂其情留又不能盡其職心口相語踪跡孤危進退之間狼狽萬狀時慮家門之禍不止性命之憂將以即死為安寧有後來之望今則欣逢景運利見聖明羣奸伏法善人生氣臣之自視如出窮谷而登坦途去水火而就衽席室家相慶有若更生大造之恩沾被多矣又幸因攀附得効涓埃仰荷陛下之寵光上副先帝之委託豈敢過有希望以冒非分之賞速無妄之禍哉所有恩命決不敢受萬一

皇上不察其情不聽其讓將使物議未平紛紛不已是
以朝廷報功之典為臣下多口之地於臣之心豈能安
乎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臣雖不敢自謂勞謙之有終亦
庶幾竊比知足之不辱此臣之願也亦臣之分也臣下
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祈請之至嘉靖元年四月初六
日奉聖旨卿在先朝隨事匡持備竭忠悃中外共知朕
入繼大統實卿定策迎立計安社稷又能除奸弭亂寧
壹衆志功勳顯著前此所無封爵之加出自朕心宜勉

承恩命以副朕報功至意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激切陳情容令辭免恩命事臣于近日兩次具疏懇辭新命節該欽奉聖旨封爵之加出自朕心慎勿固辭欽此聞命之餘益增兢惕臣惟朝廷懸爵賞以待有功無功不可以冒賞人臣懷仁義以事其上非義不可以自居君臣之閒各欲自盡在上雖以一朝之饗為禮在下必以四維之閑為重臣何人斯敢昧斯義竊念臣少小多病才識庸愚遭際感時歷事

列聖見今行年六十有四居官四十五年優游歲時徧
歷華要以禁署為養老之地以官廩為代耕之資未有
分寸之勞上答乾坤之造顛危是懼寢食不安鬱鬱于
懷頻頻乞退何幸桑榆之景再瞻旭日之光身無懋德
而受懋賞之恩功非康侯而蒙蕃庶之錫己且內愧人
其謂何天道惡滿鬼神禍盈在小臣官卑祿薄尚計日
月而叙遷況愚臣力小任重乃出格調而加寵此義之
所當辭而心有未安也當辭而不聽其讓是速臣之去

也未安而冒昧受之是自失其心也由衷之請倘未得從喪心之病恐或不免必得請而後已惟引退之為決伏望皇上特賜矜憐察其迫切至情收回成命使之委蛇自適勉圖後功則上之待下恩禮既盡下之事上分義亦安矣臣下情無任激切懇請之至嘉靖元年四月初八日奉聖旨卿當國勢危疑之時首定大策翊戴朕躬除奸弭亂中外帖然扶顛持危竭盡心力近古社稷之臣忠謀偉績朕所簡知加以封爵實不為過而乃再

三具疏辭免不允所請務勉受封以表朕懷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哀號陳情乞恩致仕事臣近奉

手勑加授封爵再三具奏激切堅辭天聽尚高俞音未

下淵冰在念寢食未寧竊念臣之事君以無隱為義上

之待下以從欲為仁欲寵利者固人之同情好名節者

尤人之志顧五等之爵千石之禄在今日足為一身之

榮在後日足為子孫之澤況以從龍而得似無績貂之

嫌臣亦何心獨不欲此但義有所未當則心有所未安

能薄厚饗者必危功成名遂者當退與其為一時之利孰與為名與其遺子孫以危孰與遺安再念臣自幼而病未老而衰近日以來困憊尤甚齒牙脱落言語差訛目既昏朦耳亦重聽神若有失事多健忘徒懷戀闕之情實切首丘之念氣盡詞竭不知所云伏望聖慈收回成命容令致仕得遂生還庶幾心志稍安不致狼狽無措既俯全于晚節將自詫於歸榮此愚臣之所以無隱於陛下而陛下之所以曲成乎愚臣也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聖懇切哀號祈請之至嘉靖元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禮待臣下功疑惟重卿倡義定策以續國統
密計除兇以消禍變功在社稷事無可疑推恩加封義
不為過乃具疏懇辭至于數四又遽欲棄朕託疾乞休
似不念新政倚毗之切朕知卿勞謙雅志決不可奪但
報德酬功朕宜從厚可不必至再固辭務受前職以紓
朕情用贊維新之治著該部便擬爵名來看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激切哀號懇乞致仕事臣辭免

封爵之命疏已四上節該欽奉聖旨朕知卿勞謙雅志決不可奪但報德酬功朕宜從厚欽此有命自天驚惶無地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孝子不敢言勞于父忠臣豈敢言勞于君以微勞而輒有非分之望是市井之事知禮義者不為也以文儒而冒受封爵之賞是屠販之類知廉耻者不為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雖無一得之愚每以四維自勵嘗考之國朝故事及叅之前輩傳聞文臣封爵舊不多見在天順初徐有貞以奪門迎

駕封成化中王越以搗巢撲賊封即在當人之身已有追寢之命以一朝之寵乃易終身之辱以非分之福卒致無妄之禍臣雖庸劣自處亦審前日手勅初下即具疏上陳既而温旨屢頒俱未蒙報可是蓋積誠未至素行未孚哀懇徒勤有言不信將舉平生而棄之寧不自愛或盡天下而非之亦復何辭因感事而反為詬病有至情而未得體悉此臣所以啟處不安神志若喪矢心自誓顧影自慙哀曲不容於不伸陳情不嫌于屢瀆未

奉俞音雖百章而未巳欲全晚節惟一去之為宜伏望
天光下照洪造曲成收回異恩准令致仕使得從心所
欲完璧以歸則從厚之恩雖沒身而永感難奪之志亦
自信而不移矣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哀號懇請之至
嘉靖元年四月十六日奉聖㫖朕以報功宜厚已著定
擬爵名來看欲卿勉受以紓朕情而乃屢疏懇辭決以
去就朕不能强特允辭封全卿廉讓之節還寫勑褒諭
賜宴禮部用表朕眷注至懷卿宜益竭忠誠贊成維新

之治仍廕卿一子錦衣衛指揮使永遠世襲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合辭陳情乞免恩命事臣等先
因屢辭封爵獲奉俞音各改廕于錦衣俾永沾于世祿
賜宴比鐘鼓之饗璽書榮華衮之褒感與愧俱以榮為
懼即欲力陳情悃抗疏以辭時因再遣禮官宣諭而出
處愚衷之太激姑少待于經旬乃以兵部之言復有申
命之寵倍增惶恐益重懇切念君臣之分以義而合
辭受之間以義為主義有可受則萬鍾不辭心或未安

則一介不取朝之廕叙明有彜章武廕必以軍功而加文官故無世襲之例國史備載職掌可稽臣等見秩俱崇階難更進先帝服制未滿燕亦未宜所有前項恩典臣等決未敢受伏望俯垂鑒照曲賜保全收回節次温綸令以舊官供事謹祇承于德意將勉受于璽書汝諧汝往之文蓋嘗聞之舜典乃績乃休之諭幸再見于虞廷此則可以傳之四方而貽于永久藏之策府而裕諸後人者也臣等下情無任感激聖恩懇切辭免之至嘉

靖元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
之際卿等能同心協謀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早決大
策以安宗社其時逆賊江彬稔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
不軌禍機難測卿等又能乘時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
變朕雍容入朝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懋
著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承大統之後亦嘗加封丞
相陳平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户我太宗文皇帝以尚書
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況大明律内明

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勲一體

封拜朕前日勑加封爵義不為過第重違卿等雅志已

准辭免朕心怏然賜宴進階及文武録廕略示朕報功

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過為高潔以傷朕懐所辭

不允該衙門知道

封爵之命五疏辭免仍改廕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方欲

再辭兵部復有議處之奏乃合辭云云兵部奏辭節附

于左

兵部為乞允輿情議處恩廕事臣等竊嘗思之定策之
名於臣下固不敢言而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首別當
武宗毅皇帝疾劇彌留之時乃國祚安危之際其往日
欺君誤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
附黨各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比聞晏駕而寘天益
恐置身之無地逆謀已形于爪牙之環布事機惟在乎
頃刻之奔逃萬一廟堂之上謀議不協機事不密姦雄
之徒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三二密勿

大臣之身家不首罹虀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况潛邸從龍者已沐驟遷之曠恩禁掖舊任者久荷累朝之殊眷加禄已足酬勞廕後寧敢徑受顧今一槩廕以錦衣重職委于事體未安公議沸騰也諸臣之所以力辭言官之所以抗論亦坐是耳除見封侯伯者多係皇親及該吏部掌行臣等不敢論列外伏望皇上體念内外諸臣辭免之懇切俯從科道等官論奏之頻仍痛革錦衣衛所

官員之積奬將前項勅內有如大學士楊廷和等量加
別項恩典以為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
等第條文職者量廕應得文職如此則輕重適宜名器
不濫庶于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
心而言官隨事納忠之專職咸兼盡而兩全且上符聖
祖神宗之貽謀下息天下後世之訾議矣嘉靖元年五
月初九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彭澤等具題本月十二
日奉聖旨楊廷和等既准辭伯爵在朕心尚怏然除廕

子指揮千户外楊廷和再廕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五品文職各一人費宏廕一子七品文職各世世承襲本職楊廷和上進二階蔣冕毛紀費宏仍各進一階庶足朕報功之典以垂於永久其餘各官録廕俱有成命了便着該衙門擬授職銜來看再無煩擾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衰病陳情乞恩休致事臣近以調攝不謹致生腹疾吐瀉交作上下俱病俄頃之際困頓不勝聲啞氣澌頭眩目暈偃卧直所乍起乍伏延至

薄暮扶掖回家氣息僅屬自分必死荷蒙皇上憫念衰殘亟遣尚醫前來診視旋有大官之賜再厘命使之臨市肆懽傳比鄰動色天光下照疾昔頓消從此未死之年盡是更生之造其爲感戴莫罄名言正當入謝大廷勉供舊職但念斗筲之才所容有限犬馬之用力盡則疲物且尚然勢不可强臣以能薄厚饗福過災生未老先衰因衰益病萬一前病不起必至輿尸而歸道路逶迤非旬月可至山川險阻有震撼之虞旅魂有知亦將

自悔況臣之求退非始于今年而臣之陳情非止於一疏不能者止乃分之宜既老而休于義為當伏望俯垂睿鑒特賜生還成始成終謹祇承於異渥知足知止竊自附于前賢載歌嘉靖之休長享優閒之福進退之義庶得以自全君臣之間真可謂兩盡矣所有前日詹叙等項恩命臣與同官别有會本辭免兹不敢瀆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懇切祈請之至嘉靖元年六月十七日奉聖旨卿耆德元臣功在社稷望重朝野當先帝之世

及朕嗣統以來懇切求歸章數十上中外共知朕為天下留卿倚毗方切比聞微疾旋即平復延佇入朝何忍棄去朕左右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宜即日亟出供職益竭忠誠贊襄新政用成嘉靖之治以副眷注至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乞恩放歸田里以全名節事令早聞新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史道因陞官外任具本奏臣不知所奏何事竊念臣賦性愚直才識踈淺叨事陛

下兩年以來自慶遭逢感激知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欲圖報稱于微涓不顧利害于萬一既不敢為市恩植黨之私又不敢為避怨遠害之舉名實未加使蹤跡孤危于下甘辛難和致謗詬叢集于身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昔聞其語今見其真所謂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是以聖人畏讒說之震驚君子懼讒人之反亂詩書所嘆略同一揆今古相襲何能有定尚頼陛下聖明有罪無罪不能逃于淵衷之洞察也史道昔官

諫垣不為不久即其既往無非可言之日而誣奏乃在五日之中何故日前反默默不言而今日遽嘵嘵自鳴邪去年夏中臣註門籍數日不出史道建言上聞請亟起臣以裨新政薦墨未乾謗書隨至一人之言自相矛盾豈臣期年之間遽易行改節如此之速而道之顛倒是非何如此之易邪黑白隨其點汚雌黃由其口吻陛下將何以聽之乎去年陛下登極釐革弊政誅殛罪人王瓊自知其罪未收先一日誣奏臣以求寬其誅當時

史道論救王瓊陸完許泰自知公論不容外除後五日又誣奏臣以自解於人夫王瓊之罪臺諫所發也而誣臣以自脫史道之陞吏部所擬也而誣臣以自解是臣之一身譬則射者之招也羣目睽睽以競射之其能有全招乎靜言思之誠可嘆也大抵位峻者勢顛功成者身退福過者災生亢極者有悔臣之一身犯此四累雖無史道之言臣固知其難為自立矣草木遭霜不可以風過況以衰病之年當此隆重之任寒暑膏肓侵其内

怨謗詬惡攻其外恐不知棁駕之所矣為臣萬全之計
惟有一退而已伏望聖慈念臣迫切之情容臣休退之
請亟賜俞允不待終日免致頻煩聒瀆天聽則臣之名
節庶幾可全而朝廷始終之恩感戴無極矣臣不勝激
切懇請之至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卿以正
學直道輔佐先帝隨事匡救備竭誠悃力止護衛諫止
巡遊以死自誓不寫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不附權倖
逼令回話先年聞父訃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

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佚
朕從容嗣統功在社稷更化以來議處大禮釐革弊政
誅逐姦黨褒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
野稱述簡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一人挾私怨望
讒佞排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使往諭朕意即日亟
出供職以副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辯白欺罔懇乞休致以全名節
事近聞山西按察司僉事史道奏臣不知其所言何事

臣具疏辭免節奉聖旨卿以正學直道輔導先帝隨事
匡救忠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
逆彬倓朕從容嗣統勲望隆重朝野稱述豈可偶因一
人挾私怨望譏佞排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便往諭
朕意宜即日亟出供職以副眷懷臣聞命之餘無任感
泣及史道奏下又奉聖旨史道這廝已陞外任却乃挾
私怨望揑飾虛辭顛倒是非巧言迎合排陷大臣變亂
國是好生無理臣拜讀之餘益增感泣夫臣之愚忠陛

下既已信之道之排陷陛下又已知之臣即死于九泉亦瞑目矣何用再有辯論但竊伏自念史道所奏上關朝廷之治體下關人臣之名節中關百僚之視效外關四夷之觀聽臣亦不容無言請以道之所以欺罔陛下者一一條陳之使中外臣民曉然知陛下所以信臣者非有所私而道之所以欺罔陛下者其言一至於此庶公道明而是非定邪說息而正人安其於嘉靖之治亦非小補也史道原任兵科給事中以本年十二月初八

日陞任山西命下五日乃有此奏官則外任本則內銜顚倒日期眩惑聖聽其誅語謂亟處漏網元惡以保社稷以回天變末語又謂請以身任欺罔之罪嗚呼冤哉讀之哽咽念之心痛殊不知臣所漏者何網所為者何惡謂臣才不能安社稷則可而危社稷之事則無謂臣德不能消天變則可而致天變之罪則無此其欺罔之一也道奏臣先年與劉瑾同在先帝春宮薦臣由學士陞南京吏部侍郎尚書又因納賂傳取入閣臣自成化

十四年入翰林供奉三朝歷陞詹事兼學士入閣專管誥勑又充纂修副總裁經筵日講官當劉瑾用事之初為其所擠出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陞南京户部尚書非吏部也先帝念臣舊學特降手勑召臣還任內閣時政權雖竊于劉瑾勑旨則出自先帝況先帝未出閣之前內閣會推宫僚十人臣以官次名在第五劉健謝遷去任吏部會推入閣者五人臣以官次名在第四宫僚入閣自是舊例臣之資歷已三十年其去國也無罪其

名還也無因後之承命而來猶前之承命而去也道乃謂與劉瑾同事此其欺罔之二也道又奏臣黄緣起復臣父于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病故三月初一日聞喪次日移咨吏部以聞奉旨命吏部查輔臣丁憂留用故事來看臣即疏乞終制内云吏部自能據禮執奏朝廷必能以禮處臣奪情之舉不可為法此疏尚在可覆也又臣未丁憂之前朝議欲奪情都御史陳金掌都察院又奪情副使毛科任徐州兵備臣語同官李東陽曰

我與公俱有親在不可開此路此言人皆聞之及臣丁憂後召命屢下屢辭而免以此自謂得守匹夫之志而道乃謂臣黨縁此其欺罔之三也道又奏宸濠護衛之復票旨雖不由臣未聞一言匡正夫宸濠逆謀臣料之久矣正德六七年間有鄉人除寧府長史相别之日臣令其勿通書問鄉里士夫多知之正德九年正月中聞宸濠獻燈於内又遣人親至豹房張設臣即言於管文書官謂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外人可至恐有奸謀

不可不防及護衛之請臣與同官費宏極力諫止臣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纔革還朝廷豈可又從其請費宏言本府近日馱載金銀數騾以謀此事聞者變色是日午後與費宏同出至承天門橋臣語之曰公今早數騾之言似太露昔人云但可云驪山不可遊不可云遊必有禍我輩但知護衛不可復銀之有無不必問宏因舉手揖謝此言常以告之同官可謂無一言匡正乎況護衛之復張鋭錢寧主之受賂明有招詞揑旨

的有主名而道乃謂臣無言匡正及御史蕭淮上變之日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舉趙府故事請遣官齎勅往諭令其獻還護衛及屯田當時人皆為臣危之比臣為晁錯北忌臣者為衣盎天祚宗社變早禍小罪人斯得臣自以謂庶幾少盡心於國事而道乃以為臣罪此其欺罔之四也先帝初議南征臣與蔣冕毛紀跪門留止謂宸濠奸計萬狀聖駕一出或鑿舟縱火變起倉卒或偽為迎奉誘至深宫進退不能内外不通異日之悔有不

可言者既不能止乃命臣等寫威武大將軍總督勑書臣與蔣冕毛紀以死自誓謂太祖高皇帝所以傳聖子神孫者惟是奉天承運皇帝六字未聞有此等名號誰敢犯萬死之罪下此筆邪有敢下筆者便須親自簽名進稿異日無相累也既而命司禮諸臣及谷大用張永張鋭錢寧一日三至閣中申諭臣等堅執如前前後二日遂令臣回話此在朝諸臣之所知也事之本末明白如此道乃謂臣無言此其欺罔之五也北伐南征兩

次奉迎內閤俱無彩帳帳既無有安得有辭道乃謂京師人家尚有收藏者此其欺罔之六也道又奏臣不當以姚俊趙瑾張璽張綸諸人之罪入于詔中夫諸元惡得罪先帝臣與蔣冕毛紀恐其懼罪自殺得逭正法又或亡命脫走致生别患因密于詔書中擒之四方聞者無不稱快道乃謂臣受其財物璽之娼妾來家恐嚇且俊等之罪臣等發之也私受其贓而公發其罪似非人情況臣之愚戇任事直前既以身為萬人之敵受萬人

之怨硜硜自守尚恐有人媒孽其短更敢貪得苟取自速罪戾乎此其欺罔之七也道又奏錢寧江彬之獄皆不朝審意臣恐其攻訐以揚已惡夫錢寧謀取宸濠之子其事未有人昌言之者臣與蔣冕毛紀擬旨票出乃正其罪都給事中邢寰又請速正典刑江彬之罪亦臣與蔣冕毛紀密謀于司禮諸臣請皇太后懿旨擒之張銳尚欲脅止其事幸而司禮諸臣極力贊助乃得就擒各人前後獄詞皆法司所上原無朝審之請而道以罪

臣且假死囚臨刑之言而滅官府有據之案此其欺罔之八也道又奏臣强任定策之名親撰封拜之勅夫封爵之命本於德意手勅之下出于宸斷皆非臣等所與知力辭得免臣等方自以為少全亷退之節道乃謂臣為之此其欺罔之九也道又奏與獻帝皇字之號與壽安皇太后喪服之制皆臣議擬之失此等大事有先王之典禮儒先之議論屢經會議自有正論乃敢復肆詖邪之説于成事之後舉非禮之禮以損聖明之德此其

欺罔之十也道又奏臣以勢強屬府部寺院等衙門吏
兵二部尤被逼廹敢怒而不敢言夫謀王斷國大臣之
事事有當言不容緘默若以私屬誰其肯從今府部等
衙門具在試一問之曾否有一於是乎既云敢怒而不
敢言道何由知之乎此其欺罔之十一也道又奏臣中
夜受不貲之物有誤扛送于東鄰者今東鄰具在試一
問之送者何人誤者何與曾有是事否乎此其欺罔之
十二也道又奏臣貪婪悖戾人以生與官於四川者為

不幸臣以為劉瑾江彬之惡亦不至是臣諸子皆讀書
僮僕皆務農未嘗置田莊于隣縣之境未嘗放私債以
結怨于人嘗辭坊牌之建以脩新都之城捐私家之財
以修水利之堰城成而流賊適至所全活數萬餘人堰
通而每歲豐收所灌溉數千餘頃二事鄉人皆歌頌之
至若三司府縣並無一事相干無怨無德人所共知道
之言乃相反如此此其欺罔之十三也道又奏翰林學
士久不推補臣待罪翰林四十五年陞遷故事習聞之

矣或以纂修或以考滿或以宫僚之選或以登極之恩無事而舉蓋不多見成化五年學士劉珝劉吉陞吏禮二部侍郎後至成化八年方轉王獻等五人弘治七年轉程敏政等三人正德以來已兩次推舉皆出常調即以臣例之為六七品官者二十六年同年劉忠張潔亦歷二十七八年始陞五品當時不以為遲人亦無為之聲究者道之此言將誰為邪臣又自念素行不孚于人怨詬易集正德八年除授庶吉士先與同官議定然後

下筆既而言者獨歸咎于臣夫以常例除授尚招人言
分外推陞能免物議况近來查革官員數多一有此舉
彼將謂我武職官多所裁革爾文職官任意陞補謗議
一起彼此俱困矣臣之事陛下既不敢蔽賢以取罪亦
不敢市恩以要譽如日講官例有金帶之賜臣等每因
文書房官以轉達于上無所避嫌也道乃謂臣因人不
肯附已淹留不行推補此其欺罔之十四也道又奏臣
薦吏部尚書石珤改任內閣為非臣之薦珤與蔣冕毛

紀議而後奏非止為誥勑也以為珤學行老成先帝實錄須珤共事况往年白鉞劉春皆以尚書改任絲綸之地不輕于吏部實録之重不減于選法此其欺罔之十五也道又奏南京兵部尚書廖紀以納妻一事斥辱不暇此事發之者言官處之者宸斷臣亦何所與邪此其欺罔之十六也道又奏臣勢逼史官任意增減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使總裁史事十館纂脩皆臣督領何謂勢逼是非筆削自有公論何謂增減况史事漏泄有重禁

職掌在尃官館在禁中事干密勿其成也置之于金匱其稿也滅之于水火其重如此道何所見聞何所傳受而為此言乎此其欺罔之十七也道又奏臣長男修撰慎令年代祀南行帶有一百八扛其實止十八扛香帛祝文領于禮部者七扛自帶衣服書籍十一扛一時同僚鄉里送出門外所共見者且慎以二月二十四日啓行三月二十八日到四川以三十四日之間行八十八站使行李重大何以能如此之速耶道又奏臣次男中

書舍人恒齋詒南行帶五十八扛實則二十五扛亦衆所見聞者其中所藏皇上所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及朝廷大慶賀大典禮所賜段疋稠疊隆重之恩十襲百世之珍也如道之意似以為皆贓私之物此其欺罔之十八也道又奏臣姪禮部中式舉人恂罵臣為老檜老牛臣姪讀書知禮此言保其必無況少年未入仕途道亦未曾深交乃誣以此言離間骨肉此其欺罔之十九也道又奏臣知伊將欲論奏令臣壻編脩余承勛

屬編脩葉桂章檢討李方止之夫道既有意害臣豈肯先自聲言臣安得知之若先自聲言便自有所要脅臣安得止之此其欺罔之二十也道之欺罔二十餘條其心實欲害臣一家言臣之二子是欲害臣子也言臣之姪是欲害臣姪也言臣之壻是欲害臣壻也攻一人而要譽于衆口害一家而取悅於羣心是誠何心哉是蓋為錢寧江彬報復為王瓊許泰報復為趙瑾姚俊張綸張璽諸奸黨報復也道昔在翰林為庶吉士臣考校比

點有師資之誼平日往來禮貌無纖毫之嫌一旦以財多自累患失為心沉迷冥惑以至於此不意聖明之世士風如此薄惡此風一長將見奸人橫議善類奪氣公道不明國是未定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尚賴陛下聰明神聖渙發綸音折其欺罔此臣之所以且感且泣不能自已蓋不獨為一身幸而且為世道幸也夫陛下於臣之心事既已知之真而信之確於臣之身事必將念其始而保其終伏望俯察愚衷放回休致使臣奉身而退

不貽玷於虞廷之臣勝全節以歸庶有辭于益部之耆舊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懇請之至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輔佐先帝以及朕躬忠在朝廷功在社稷清德正氣讜論弘猷隨事著見中外傳誦至于律身處家之際動以禮法自持光明洞達無愧古之名臣史道大肆欺罔挾私詆誣朕已洞燭其奸又該吏部尚書喬宇等從公參看兵部尚書彭澤具奏辯論尤見公論難泯已別有旨拏問了覽奏具見卿以身體

國事君不欺至意今四方多事國是未定豈卿避嫌求
去之時吏部便往諭朕意宜即日亟出供職益竭勤誠
展布四體賛成嘉靖之治慎勿再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全晚節
事臣近者兩疏乞休皆蒙温旨慰留又先後命吏部及
鴻臚寺官枉臨臣家宣諭聖音令臣亟出供職臣拜命
之餘不勝驚惕自惟庸劣何以得此於聖明哉鞠躬盡
瘁分所宜然但人君之待下必體其情人臣之事上必

量其力故上之恩禮有終始而下之自處無悔尤也臣少而多病老益無能斗筲之才寵禄已踰其分蒲柳之質神志日减于前目昏耳聾頭童齒豁非徒力不能強抑且心有不安宜從知足之箴竊附能止之義既稍全于大體亦自息於徼躬若復炫桑榆之末光極犬馬之餘力竊恐上無所益下自招損衆詬集而成瘡痍衆煦聚而漂山岳身名俱困悔之晚矣况臣之歸計已非一年里社風烟時發于歌咏親戚情話常存于夢寐若蒙

聖慈矜念即賜俞允使得辭謝于闕庭優游于鄉井則

林下一日之安陛下所賜之一日也一歲之安陛下所

賜之一歲也譬如倦鳥投林敢暫忘于清蔭渴魚得水

忍少負於恩波哉臣下情不勝瞻天仰聖激切申請之

至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卿朝廷元臣德

望素隆出處進退繫國輕重近因連疏乞休朕念卿以

經濟宏才匡弼先朝輔佐新政備嘗艱險曲盡心力轉

危為安功在社稷孤忠大節中外共知已屢有旨慰諭

為天下留卿如何今日又有此奏至以老病為詞覽之良用憮然還著吏部往諭朕意宜即日亟出供職用副朕惓惓眷倚至意所辭不允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乞天恩以有狂妄事近者山西按察司僉事史道具本奏臣節奉聖旨史道這廝已陞外任却仍挾私怨望排陷大臣變亂國是著吏部便參看了來說及吏部覆奏又節奉聖旨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問此非有私怨於道知道之所奏皆狂妄也臣

三次具疏乞休節奉溫旨慰留又命吏部及鴻臚寺官
枉臨臣家各再宣諭此非有私愛於臣知臣之愚忠無
他腸也夫臣之心事陛下既已信之道之狂妄陛下又
已知之播之綸音傳之邸報天下皆將知之亦皆將信
之公議以明國是以定何畏乎巧言何驚乎讒說哉但
臣竊念之遏惡揚善固旌別之大法赦過宥罪亦寬大
之美政況聞道有二毋一向隨任在京當三春布德之
始而道乃自投於囹圄當萬國朝賀之日而道乃不齒

於簪裾在道之心將自謂怨艾之不及而道之毋亦必將哀號之不已此臣所以不以為怨而顧為道惜不徒為道惜而且為其毋惜也伏望皇上念使過之義推宥罪之仁曲賜矜憐特從寛處使道移其勇鋭之氣而動心於改過用其果敢之資以從事於職業異日自効或有可觀是天地無棄物而成大成小各保其太和聖人無棄人而作好作惡同歸于皇極矣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隕越之至嘉靖二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卿忠誠

體國正大光明平生心事朕所素知史道挾私讒謗肆意誣罔自取罪戾卿乃為其陳奏懇乞矜宥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待鎮撫司問明之日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昨正月初六日欽蒙皇上遣奉御姚忠枉臨臣家賜臣羊二隻酒二十瓶拜受之餘無任感激切念臣近以衰病具疏乞休屢奉綸音再屢寵賜禮如三接當晝日以親承錫過百朋望天顔

而起舞感深報淺恩重身輕旣醉以歌慙無補于聖化
羔羊之節期不負于平生除赴鴻臚寺報名行禮外謹
具題謝恩嘉靖二年正月初七日奉聖旨卿耆德元臣
偶罹讒謗累䟽懇辭特遣內臣頒賜羊酒用示朕惓惓
慰安至意今具疏謝恩已知道了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乞恩休致以全晚節事臣近遭
山西按察司僉事史道誣奏名節所關不得不辯疏乞
休致節蒙温旨慰留命吏部鴻臚寺官先後宣諭各至

於再又命內臣枉臨臣家頒賜羊酒靜言思之且感且
泣豈有涓埃之力少酬天地之恩況當萬方朝賀之日
又舉南郊大祀之禮堅卧不出義有未安然勉强班行
有靦面目偶聞御史曹嘉又上疏奏臣臣不知其所言
者何事不過黨史道以求勝挾私忿以報復耳切念臣
才微任重處非所宜寵禄已踰分自當退況消息有盈
虛之理進退有倚伏之機盛滿之餘悔吝必生數之所
在人豈能違若退之不早縱免人非將有鬼責是無罪

而有罪無禍而速禍矣已且自厭人其謂何曹嘉與臣素無怨惡平日過從頗熟契分似厚史道奏臣之後兩至臣家謂是求全之毀何損盛德臣亦唯唯應之以為知已不意今日乃有此言相知者尚且如此不知者又將何如此臣所以茫然驚愕嘆人心之難測公論之不明而大臣立身處世之無所措手足也其心之公私言之是非不欲與辯亦有不必辯者浮議不明于一二日之間必待昭于異日臣之迂愚不理于一二人之口已

洞察於聖心臣復何言哉惟頋聖慈俯垂矜憐早賜退
休以昌言者之氣以避賢者之路使股肱耳目相安於
廟堂衰朽形骸獲歸於鄉井臣不勝感戴天恩激切懇
請之至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奉聖旨卿累朝勳舊德
望素隆贊理天工多施勞勩勿以人言見沮忠義便當
亟出供職以副朕懐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臣以本月十三日具疏
陳情乞恩休致十六日欽奉聖旨卿累朝勳舊德望素

隆贊理天工多施勞勩勿以人言見沮忠義便當亟出供職以副朕懷欽此本日又蒙聖恩遣内官監右少監晏斌親至臣家催臣即日速出且欲坐守以待拜命之餘不勝感悚縁臣衰病侵尋勢不能强又屢遭人言義不可出豈敢故違自取罪責除再行具奏陳情外先此具題謝恩伏惟聖明俯賜鑒察臣下情不勝感激屏營之至嘉靖二年正月十八日奉聖旨卿肝膽忠義有功社稷公論難泯簡在朕心豈可以誣妄之言自生疑沮

況內閣密勿之地典司政本卿與同官連日俱各辭避
亦干事體未便朕甚不悅乃遣官催促責以大義宜遵
朕命亟出供職慎勿稱疾固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哀病陳情懇乞天恩放歸田里
事臣近日屢疏乞休節奉溫旨慰留加以勳舊之褒獎
其忠義之氣又命內臣及吏部鴻臚寺官枉臨臣家宣
訓各再聖情繾綣天語丁寧臣雖至愚豈不知高厚之
恩將勉圖涓埃之報哉竊伏自念進而必有退者理也

盈而不可久者數也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衰而不可強者力也臣歷任已四十六年行年已六十有五數窮理極年邁力衰窮極則舉動必招夫悔吝衰邁則聰明不逮於前時常恐叢脞萬幾坐廢三事自貽伊慼有負聖明譬如負重任者力倦而休庶無困頓之患譬如泛巨浸者風起則止庶無覆溺之虞若沉迷不復貪冒不已將至身名俱辱晚節盡棄上無補于明時下有媿于同類近不齒於鄉井遠遺誚于史冊雖欲悔之亦無及已

伏望聖慈即賜矜允俾臣無抱憂鬱以傷餘生無重愆
尤以負寵渥臣下情無任企望懇請之至嘉靖二年正
月二十日奉聖旨卿朝廷元臣素負重望赤心爲國功
業顯著贊襄新政多效忠謀諸所裨益外廷雖不盡知
而朕心洞察非人言所能離間近因卿屢疏辭避已遣
官再四宣諭朕之視卿蓋如手足而卿必欲乞歸乃不
能以腹心待朕于義安乎著吏部往諭朕意卿可即日
亟出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懷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臣於本年正月十八日
上疏乞休二十日節奉聖旨卿屢疏辭避已遣官再四
宣諭可即日亟出以副朕眷注至懷欽此本日又蒙遣
尚衣監右少監王成義枉臨臣家催出供職蓋自正月
以來二十日之間已三遣内臣宣諭聖意矣犬馬至愚
尚知感德臣何人斯忍忘圖報但念臣年已邁而病益
增心欲前而力難强朽木徒施於刻畫枯荄枉被於華
風熟復三思惟有一退除再行陳情乞休外先用具題

謝恩伏惟聖明俯賜鑒察臣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朕以機務至重要人
辦理屢遣官催卿早出卿乃不體朕意再三辭避義實
未安乞休之疏慎勿再上宜即日赴閣供職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謝恩事臣於今年正月二十一
日欽蒙聖恩差內織染局右副使郭宣親至臣家宣諭
上意催臣即時入閣供職半月之內命使四臨瞻望天
顏不違咫尺聳聽嚴詔急於星火臣雖至愚無任感悚

但臣衰病侵尋委難勉强除再行陳情乞休外先具題
謝恩伏惟聖慈俯垂鑒察臣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朕知卿忠義念卿有
功輔導重地推誠委任退休之私決不可遂遣官再四
宣諭意已篤至而猶稱疾偃蹇高卧朕甚疑焉陳乞之
章徒煩筆札不必再上宜即日亟出供職以慰朕懷吏
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爲謝恩事臣近聞弟訃又遭女喪

骨肉至情手足深痛含哀茹苦填註門籍在家欽蒙皇
上遣奉御姚忠特賜慰諭令亟出供職仍賜臣羊二隻
酒二十瓶臣拜受之餘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嘉靖二年
五月初七日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辭免恩命事嘉靖二年九月初
七日欽奉手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楊廷和輔翊朕躬勲勞茂著今以一品九年滿後
又歷三年考滿特加太傅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仍舊

還寫勑奬諭賜宴禮部欽此臣聞命之餘實深慙悚竊
惟朝廷之官以三公為重太傅之任視太師惟鈞邦國
屬其經綸隂陽付之爕理在成周雖有而不備昔先正
常譲而不居臣本以對非之才庸劣無取况薄桑榆之
景衰病交侵今年二月初旬已歷三年任滿既跼蹐而
不得退又逡廵而不敢辭徒冐輔翼之虛名豈有勲勞
之可紀寵禄彌厚慙尤愈多見職尚懼其不勝新秩又
煩於中命縱是暮年之貪得敢忘天道之虧盈伏望皇

上察其不容已之情念其不可受之義收回成命用矜
不能庶幾再効于涓埃或得少安於旦夕若乃鍾鼓一
朝之饗喜溢班行絲綸一字之褒榮逾華袞舉先朝之
舊典勵臣下以奮庸此則受之有名不敢過為虛讓者
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懇切祈請之至嘉靖二年九
月初十日奉聖旨卿累朝耆舊內閣首臣精忠碩德輔
翊勤勞功在國家望隆中外今一品九年後又歷三年
勲績茂著朕心嘉悅特加重秩用示優崇宜勉承新命

以副朕眷倚至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隱情辭免恩命事昨欽奉

手勅加臣太傅臣具疏以辭未蒙俞允捧誦温綸倍增

感愧竊念亢滿之戒不待明者而知出處之閒尤以晚

節為重臣少小多病本非壽考之人才力疎庸亦無遠

大之望祗因遭際徧歷清華館閣之階今已十有五轉

犬馬之齒亦已六十五年考功校能全無實効因衰求

退屢有封章所以考滿之懇期正為衰殘之宜去豈謂

非常之寵加於盛滿之餘聖明亟意于優崇薄劣實艱於負荷將來之歲月無幾而平生之積累自知一朝之好爵易縻而後世之完名難保眷言內省益切憂危愚臣自愛其身當知所擇大造曲成之妙宜體其情伏望聖慈收回成命使得從容自効尚有展布之圖進退有餘亦無亢滿之悔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懇切祈請之至嘉靖二年九月十三日奉聖旨朕以卿元勲耆徳望重台司弼亮忠勤多歷年所功存社稷澤在生民穹秩

特加用彰殊眷卿乃以盛滿為懼懇辭至再具見勞謙
成命已下宜即祇承朕意從容展布賛成嘉靖之治再
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辭免恩命事比者再
上封章堅辭異渥積誠未至聰聽猶高竊念臣任重才
踈能薄厚饗歷俸徒多於年所獻功有愧於忠勤元勲
之褒若與臣而無與耆德之諭亦非臣所宜蒙捧誦温
綸實深戰慄極知分量之已過有何勞効而撝謙粤若

我朝歷數前哲多有祗承於列聖未嘗進秩於三公臣何人斯敢當是寵況衰頹之狀日以益增而休致之章歲凡幾上顧求退而反進是惡滿而取盈當鐘鳴漏盡之時爲策蹇驅羸之步不自虞于顛蹶將有負于聖明舉生平而棄之豈永譽之有望從由自至悔其可追用是再瀝愚誠上干洪造若固辭而未允惟引去之爲安伏望特賜矜憐曲成衰朽收回新命容守舊官沾周燕以歌呼頋三熏而飽德領堯言之奬勵謹百拜以揚休

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懇切辭免之至嘉靖二年九月十六日奉聖旨朝廷設立三公之職以待忠賢共圖化理卿匡輔先朝贊襄新政備竭心力茂著忠勤勲績既多特加穹秩資望允宜何乃屢陳懇悃至以引去為辭鴻臚寺便往宣諭宜祗承恩命即日供職用副朕眷倚至意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今日臣欽蒙聖恩賜宴禮部仍命尚書侍郎都御史侍宴者都邑歡傳縉紳交

慶竊念鐘鼓既設侈燕饗之盛儀徵角具陳見君臣之
相悦玆惟異數義不濫施臣以樗櫟之材又迫桑榆之
景衰頽待盡懇切懷歸時以覆餗為憂日有素餐之愧
乃因滿考揚大號於王庭爰舉舊章肆盛筵于華省公
卿陪位俎豆生輝奏周雅于一朝陋羲圖之二簋大烹
以養期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既醉而歌願攄天
保之誠以答鹿鳴之寵除赴鴻臚寺報名陳謝外謹具
題謝恩嘉靖二年九月某日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爲懇切陳情固辭恩命事適者欽
蒙聖恩加臣太傅三疏辭避未奉俞音萬倍憂惶莫知
所措竊念力小任重仕宦之危機福過災生乘除之定
數負而且乘者各據非其所者顛臣雖至愚愚之亦審
譬如飲水冷暖自知比于加餐饑飽有量分量已踰而
强進似非饑飽之宜心知其非而受之乃失冷暖之節
臣見任三孤之首已極一品之榮俸禄如此其優任遇
如此其久未有涓埃之効以答高厚之恩内省猶慙人

其何謂且君之使臣以禮臣之事君以忠與之名必欲求其實受其實必思稱其事使愚臣能盡貳公弘化之責則自視何忝經邦論道之官况四方正當災異之時在三公亦有策免之義恩踰望外懼本由中臣前疏所謂若堅辭而未允將引退以為安者盖悃愊之至情非遜謝之常禮也天高聽卑仰祈矜念意盡辭竭不知所云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懇切固辭之至嘉靖二年九月十九日奉聖旨自古三公論道具載祖訓朝廷設立

此官正以待輔弼之臣朕以卿忠誠體國為時元勲崇德報功宜加異數揆之公論尤為允協而乃具疏辭免至于再四實出悃愊至情朕不欲強特允所辭以成卿勞謙之美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乞恩休致事臣聞大造之仁勞者必終之以逸聖王之政老者必與之以安故歲晚務閑者所以息勞物也懸車解紱者所以優老臣也臣以庸劣際遇聖明起進士歷今官已四十七年

自入閣至今日亦十有八載雖華裾佩玉竊非據於穹堦而臯壤山林恒不忘於私念去歲一品三考重歷三年所以逡巡於移牘次且於引奏者為是故也旋承天恩特加殊寵強勉從事又復踰年盛滿之餘積為災戾歲月益逝衰病益深邇者大禮慶成羣臣賜宴臣乃以河魚之疾不得隨儀鳳之班望闕瞻天不違咫尺延醫問藥又復連朝伏枕而思撫膺以慨賦受之分有限榮禄不可以久居圖報之心無窮精力不能以自強平時

趨陪朝著竊恐顛仆班行居之遷延日以沉痼或者首丘未遂將至輿尸而歸謀身不審噬臍何及用是盡露衷曲賑就聖慈再切哀鳴上干聰聽伏望俯矜誠悃早賜歸休則乾始坤成永感洪鈞之造樵歌漁唱不為日昃之嗟矣臣下情無任激切懇請之至嘉靖三年正月十九日奉聖旨卿先朝重臣宏才師保朕承天命纘嗣歷運卿正宜恭天輔朕協力贊襄郊禮之成交慶不赴君臣會逢豈可避哉因公行之事故具章辭所請不准

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乞恩放歸田里事臣質本衰羸幼多疾疢每有短折之慮原無遠大之期偶以菲才謬登樞要再際飛龍之運幸隨附鳳之班病與寵以俱增憂無榮而並集俛焉供職倏再踰年新歲以來舊患增劇頭目眩暈步履艱辛耳目昏聾齒牙脫落懷歸日切愁思日加頃復上章冒干聰聽猥承溫詔未賜允俞然情有迫于由衷不能自止而辭已窮于累牘

更欲何言竊念仕則慕君蓋人情之必至盈不可久亦
天道之自然若神志既昏則筋力亦倦辟之服牛乘馬
疲勞乃休又如渴飲饑餐醉飽而止縱忘貪得之戒可
勝從事之難惟是謝寵以歸斯為便安之計況有餘之
禄義合還之朝廷而未盡之年樂亦在乎林下伏望貞
明垂照大造曲成矜其迫切之情遂其生還之願使臣
仕有餘榮歸有餘閒則臣生有餘樂死有餘休以覆以
載兼天地以同仁曰食曰生合君親而一致載咏桑榆

之景敢忘葵藿之私從今至死之年盡是感恩之日也

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懇請之至嘉靖三年十二月

十一日奉聖旨卿內閣首輔密務重臣故引疾據卧因

政理相關連章具辭准致仕還鄉寫勅馳驛前去著有

司月給食米六石歲撥人夫八名應用前次有旨論功

特與世廕等項恩典吏兵二部還議了來說該衙門知

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近者臣具奏乞休節奉

聖旨准致仕還鄉寫勑馳驛去著有司月給食米六石
歳撥人夫八名應用欽此伏念臣生於踈遠起自寒微
以一介之庸愚竊四朝之榮遇秩更三少年望七旬屬
慶會于聖明又遷延於歳月賦受有限寵禄無涯瘝曠
已多罪戾不少是以屢陳情悃上凟宸聰重荷恩慈特
蒙俞允褒以璽書之重賜以馳驛之華廪餼月支人夫
歳給假乘軒於出入叨素飽於安閒日月回光景耀桑
榆之暮陽和布澤春生蒲柳之姿寵若丘山難為負戴

恩同覆載豈易名言臣將違遠闕廷瞻依霄漢載歌擊
壤行隨野老之吟竊比華封遙祝聖人之壽臣下情不
勝感激屏營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恭謝外謹具本謝
恩

致仕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謝恩事近准兵部咨先該
臣具奏乞休節奉聖旨前次有旨論功特與世廕等項
恩典吏兵二部還議了來說欽此續該吏兵二部會議
覆奏節奉聖旨楊廷和既准辭封爵照前旨廕一子做

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欽此聞命之餘不勝惶懼竊念人臣含章而從事乃職分之當然大君有命以正功實優崇之令典臣以庸劣蚤入仕途洊歴三孤供奉列聖晚際風雲之會親依日月之光時或隨事而納忠多是因人而成事詎意天光下逮猥蒙沛澤弘施封爵之頒堅辭得免文武之廕寵命重申尚遜避之未遑以衰頽而請老仰荷曲成之造幸遂生還特承曠蕩之恩再加世廕忽傳綸命聳聽鄉閭聖慈不棄于簪簪刻畫誤施於

朽木厚價以市駿骨將歆動于士心仕宦而執金吾叨
賞延於後裔此虞廷功惟從重之德意周武仁不忘遠
之盛心也臣受寵若驚以退為進瞻天仰聖謹頓首以
陳詞結草銜環誓銘心而圖報臣下情不勝感謝欣戴
之至謹具奏謝恩

楊文忠三録卷八